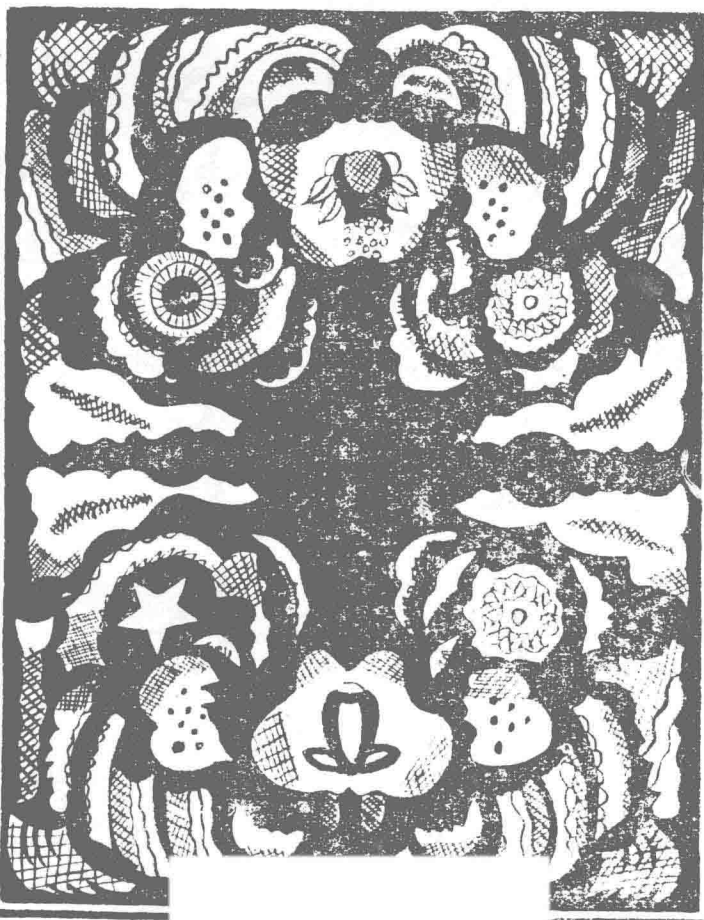


男
女
問
題

省市縣區黨部適用

藝術宣傳戲劇叢書

男女問題



前南京特別市宣傳部
藝術宣傳委員會委員
徐公美著

男女問題 (全一冊)

每冊實價大洋三角五分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徐 公 美 著
南 京 書 店 發 行
發 行 所 上海河南路
南京太平路

30, 5, 1932.

美的人生美的家庭
相慰相治唯心太平
永除階級共浴光明
迷信之桎於身遁形

男女問題出版

蔡元培題





www.ertongbo.com

下層工作寫真



賴 序

我讀了徐公美先生最近的創作「男女問題，」精神上似乎得了一種奮興和快慰；覺得牠的涵義既很深刻，描寫復甚精透；而其文筆的靈活。結構的緊張。更非普通劇本所可企及。

一班宗教家看了這個劇本，也許要說牠的反宗教的色彩過於濃厚了。可是，我以為篤信宗教的人們，應該把牠當作一面很好的鏡子。第三幕蘊玉對約翰說：「你就在此地當着大衆宣佈退出基督教，去掉你那偽善的面具！」她又說：「你的嘴裏還配說天國嗎？天國是長在嘴上的嗎？」可以證明作者所揭穿的，所抨擊的，不是基督教的本身，而是一班假着宗教名義爲害國家爲害社會的虛僞者。

作者是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的：所以在第一幕中 袁氏對新梅說：「人生要不是從美中得着刺激和安慰，差不多是不能了解的！美是鹽；若是沒有牠，那麼，人生也就沒有味兒拉！」第三幕冬林對着新梅說：「我深信惟有音樂和一切的藝術，纔能醫治人心，改造社會；所以我願意犧牲一切，只希望在藝術上有點貢獻就夠啦！」作者的真意和苦心，可以從此看得很明白了。

這個劇本還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的：（一）牠盡量描寫舊家庭舊社會對於婦女的壓迫。新梅曾說過：「你要幹；家庭不許你幹，社會不許你幹，風俗，習慣，法律，制度。一切都不許你幹。要是你要

硬幹，那麼社會上的種種侮辱，都要叫你身受了！」這幾句很沉痛的話，差不多把封建社會的婦女的種種痛苦，完全暴露出來！（二）牠處處鼓勵青年向上與奮鬥。徐明當着失戀而要自殺的時候，聰明的根寶對他說：「這（自殺）是人類一種再醜沒有的行爲。」「自殺就是無用之別名；你願意做個無用的人嗎？」她最後又對徐明說：「你應該振作你的精神，鼓起你的勇氣，顯示你的力量，奪回你的愛人！」這是何等勇敢何等大方的氣概！一班整天叫着「哭」「死」「沒辦法」的萎靡頹廢的青年，還有什麼面目來對根寶這個弱女子啊！

我不敢稱頌這作品盡善盡美，也不敢認牠合于理想文藝的一切條件。可是我總敢大胆的說一句：牠確能增加一般青年的革命的勇敢的向上的情緒，而我們對於「美」的意義，「美」的影響，和「美」的人生觀也可更進一步的認識清楚了！

賴璉 二十，六，六，南京市宣傳部。

黃 序

徐公美先生，新近做了一本叫做「男女問題」底劇本，叫我替他做一篇序；我倉促翻了一遍，覺得文筆很優美，而他底主旨，是（一）打破階級觀念，（二）抨擊基督教，（三）提倡美化教育。階級觀念底應當打破，已經成爲自明的原理，無須我再說。其次，我對於基督教，沒有深切的研究，姑且存而不論。至於提倡美化教育，却是我所極端贊成。甚麼緣故呢？現在全世界底人心，大多數被猛烈的占有慾所支配，而偏向於殘忍的利己，放恣的享樂，暴虐的生存競爭。結果，小的方面，演成社會上底互相傾軋，互相吞噬，互相踐踏；大的方面，演成階級間勢力間種族間國際間酷烈的戰爭；於是全世界慘無寧日。所以要想消弭世界上一切禍源，非先叫人心改換他底方向不可。然而十九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進步底結果，不圓滿的宗教，已經不能夠叫理智尖銳的近代人折服；嚴肅的道德，又不能夠叫橫流的人心樂從；要想改換人心底方向，應當從甚麼地方着手呢？我以爲最好的方法，要算美育。甚麼緣故呢？愛美是人類共同底心理；而且無論甚麼人，在他被自然美或者藝術美所陶醉底時候；都會昂頭天外，忘記一切，卑視一切，不知不覺之間，走進了高尚的精神生活。就中尤其是藝術，是把自然和人生加以理想化的，是藉彫刻繪畫音樂文學等類，把一種高遠的理想表現出來，叫在現實生

活宛轉呻吟的人類優游於超現實的世界的。所以獻身於藝術或者愛好藝術的，都別有他底優美的天地；因而大多數自甘淡泊，對於人世的榮華棄之如敝屣；甚至於連日常生活，也毫不關心。所以提倡美化教育底結果，一方面可以減少社會上一部分名利底爭奪，乃至因爭奪而產生底傾軋吞噬踐踏等類種種不良的現象。一方面可以叫一部分暴戾恣睢的人類，逐漸低減他底殺機。又一方面，可以叫被生存競爭底熱潮所沖盪而落伍的，得着精神上底安慰。因此，我對於提倡美化教育，極端贊成。

最後我還有幾句話，我以為在世界上一切文化當中，兼有宗教藝術哲學底特長的，要算覺者釋迦牟尼所說底教法；他底主旨，是把人間世底一切醜惡，一切粗暴，一切暗黑，一切濁穢，一切可怕的现象；加以美化，醇化，淨化，改造做知情意諧和真善美具備的人生，而優游於美滿莊嚴高潔的理想世界。所以佛教也可以說是一種美育，而且是一種最高最圓滿的美育。不知道徐先生以為何如？

黃懺華 二〇，五，八，立法院。

楊 序

在愚昧的時代，人生懸以爲快樂終極的是天堂仙鄉；他們終日憧憬於虛無漂渺，白白地自己騙自己過了一生。後來時代雖則在不絕地推進，可是這種迷戀虛無的心理還是殘留着，因此巧詐飾僞的基督教乘隙而進，在中國幼稚的社會意識中佔據了很大的勢力。爲了可以文過飾惡，所以儘有許多智識階級裏的人也會向上帝禱告；爲了貪圖小惠，所以大多數的婦孺竟投到耶穌的懷裏去了。迷醉了個人的心田，倒是小事，頹唐了民族的精神，貽害無窮！

我們咀咒基督教的荒誕！我們咀咒基督教徒的虛僞！我們爲提高民族意識趨向於科學之途，我們爲充實現實生活精神上的富裕，我們必須剷除這個蒙蔽理智阻礙社會意識進長的毒素。但同時我們更要爲終日喊着「枯燥」「煩悶，」對於人生與懷疑。對於現實抱不滿；或已沈迷於歧途，或將踏入於邪道的一般民衆謀出路。我們要使現實人生的生活，個個感到「活潑」「快樂，」個個能夠與奮其生命的力量造成一個新穎的現實環境。這猶人身血素中染了毒質以後，先打一針清血針，然後必須再打一針補血針一樣，現在這支補血針是什麼？就是「美育」。「人生要不是從美中得着刺激和安慰，差不多是不能了解的。」的確，人們因爲不了解人生的意義，所以對於現實根本懷疑。

公美兄的這本男女問題的劇本，是竭力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的。竭力向迷醉於虛偽而得着痼疾的民衆注射補血針，我相信病態的民衆必因此而呈活潑快樂的神氣。這齣劇本，事實非常清楚，含義尤覺明顯，我更相信爲下級黨部在反基督運動中藝術宣傳之最好的材料

湯清源 二〇，四，卅，上海市宣傳部。

自序

這個劇本創作的動機，還是數年前的事。

彷彿是一個反基督運動最熱烈的時期，有幾位帶着朝氣的革命青年朋友，要我編個把劇本，以為藝術宣傳底資料。可是，這就成了個難題，因為：第一，我對於基督教沒有甚麼研究，不願輕易地批評，免得陷於偏見和誤解；第二；我那時對於藝術的觀念，還確信藝術至上主義，質言之，我是反對以藝術為宣傳底工具的。因此，我當時就很乾脆地回他們一聲「不！」但過了些日子，又經他們的慫恿，我意終為所動，而答應他們的要求了。

實在，我對於基督教底本身雖然沒有甚麼研究，却是平日對於教會的腐敗情形，觀察得還真準確，這是很可以自信的。記得我九歲的那年上，有位鄰居的×牧師——是一個甚麼會派來佈道的——他幹了比張資平先生的「璋兒之死」更甚的一件故事。當時我就憤慨異常，要求先君轉請他們的房東下逐客之令；可是先君很溫和的說：『耶蘇自有道理的。孩子，你別多嘴吧！』於是基督教就給我個不好的印象了，從那個時候起。此外，我在電影片中，也往往見到牧師和教徒的參加戰爭，和其他作奸犯罪底事實，這些，都是使我樂於寫這劇本底原因。

我編這個劇本，不消說，原是希望他們上演的；誰知編成底那

天，正是那轟轟烈烈地反基督運動大會宣告結束的日子，於是就把牠擱置起來，竟達兩年之久。

十八年冬，那時我正服務上海市政府教育局，主持民衆美育事宜，這是關於我個人的生活，毋須多說的。只記有一天，大同大學的同學W小姐來局訪我，說是她們校裏預備舉行同樂大會，要我擔任話劇底導演。我對於學校演劇底幫忙，是從來未曾拒絕過的——除非是真正沒有空暇底工夫——所以就答應了下來。（我生平只有對大陸大學同樂會失過一回信，因為我在事前答應替他們化裝，而臨時却爲局務所阻，終於失約。至今想來，還是有點悵然）同時又因爲知道她們底劇本，尙還未曾選定，所以就把這劇介紹，並請她們自己先行試演。另一面呢，我還提出個條件，就是必須男女合演的。當然，戲劇運動經過了那麼個年頭，還要提出男女合演問題，未免太落伍了；可是事有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只隔了三天，我就接到W小姐底來信，大意是：

我真想不到在我們進行得很順利底時期中，會發生這樣不幸的事！原來，我們的同學，只配過實驗室中底機械生活，他們不懂什麼叫做藝術的。現在，學校當局，竟因爲他們的飛短流長，而來忠告我們——這忠告是含有強迫底意思，所以男女合演，在事實上是是不可能的了。關於這，我是多麼的灰心呵！明年暑假，我決定離開上海，到北平去讀書。我想；故都底藝術空氣，也許比這裏要濃厚些吧？……………

自然，這不但是W小姐的失望，就是著者也是異常掃興的，在當時。可是正因為有了這個小小的波折，使得將原作修正了好多，也就是說，現在劇的內容，比以前更其充實。這，我是要感謝W小姐的！

現在W小姐已經去了北平，我也來到新都，不知牠上演時，再會發生男女合演問題不？

這裡，我想插點餘談；當本劇在橄欖月刊上發表之後，就有位教會裏底女友來和我說：『牧師的罪惡，這是他個人的事，與基督教本身沒有相干，你這種攻擊是無有理由的。』我說：『依尊見，那麼對於共產黨也不必打倒了！因為共產黨的真正底共產主義，並不是叫你殺人放火的，現在各地暴動的事件，只是一部份黨人的慝慝行爲而已，並非是共產黨本身的罪惡呵。』『那麼你是主張美育可以代宗教的吧？』她問。『想來是的。』我說。『但是你沒有看過你家慶譽先生的大作美的哲學嗎？他是怎樣說的呀！』『這個，我早已看過了。慶譽先生指出宗教和美術的同點和異點，例舉美術不能代宗教底理由很多，這種研究的精神，實在令人欽佩不已！但是，你要知道：他是個學者，淺薄如我，怎麼可以相提並論？不過，我對於編劇，却也有個前提，就是只知道申正義。我常和朋友說，戲劇家和科學家，雖則一重情感，一重理智，然而也有一個共同之點。科學家所成就，乃是一種真理，不帶人間倫理性，其自身無所謂善惡。建設也好破壞也好，科學家決不負責的。戲劇家所成就，乃是一種正義，他只要將人世間底真相，如實地表演出來，無論醜惡也吧，高尚也吧，戲劇家也是不負責的。所以遠之如易卜生的詛咒社會，近

之如高斯華的攻擊法律，都為學術界所稱道，在藝壇上俱有相當的位置。如果你一定要說，社會和法律底本身，沒有什麼罪惡，那麼我只好替他們叫屈了。然而，這是你誤解了的！』於是，她始無言而去了。

順便，我對於男女問題，也想寫出一些意見。我以為這整個底世界是陰陽組合的，所以兩性總得彼此底追逐，而形成了男女問題。英哲羅素說：『人生是寂寞的，所以男女都想望合兩性之好，來得着一種內心的安慰。』這是不錯的。可是從藝術的觀點上看來，如果異性是容易被得到的，那麼這是太無價值的了；然而在另一面，却又不是完全不能夠接近的。這，就要看各人底方法，質言之，要得異性的愛，就要講究方法。而所謂方法，又各有巧妙不同：或用金錢，或用手術，或用詩文，或用歌唱，或用其他取悅異性底方法。然而無論如何，要維持愛的永恆，或者說，希望生活的甜蜜，那麼一切的方法，總敵不過歌唱唱的。所以說，「琴瑟在御，莫不靜好」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琴」要是人間處處夫唱婦隨，那麼男女還會發生問題嗎？（音樂家底伴侶，離異者很少。）本劇的所以提倡樂歌，其用意亦即在此呵！

又本劇第三幕底“Home, Sweet Home.”一曲，乃是我在八年前學生時代底一位日本音樂師教給我的。我因為這一支曲底中間，充滿了人間純正的愛，亦即是說，他是包含「真」「善」「美」三種要素的，因此，影響我的思想不少。比方，在某一個時期，我担任電影公司的導演，接觸女性底機會甚多，再則因為夜間趕攝「內

景」底原故，往往就在 Glass-Stage 中過夜。躺在肉軟温香的懷裏。當工作完了最疲乏的時候。可是兩性終極的行爲，我沒有和他們幹過，而且也從未想幹。因爲，不消說，我只知道愛我的家庭呢！然而我的所以如此愛我的家庭，雖然半由於「庭訓」所養成，却是大部分還是受了那隻曲的感化。故我主張改造社會，應該先從改造家庭入手；如果家庭組織不良，那麼所謂改造社會云者，也只是一種美的願望而已。換言之，我以爲沒有美家庭的組織，那麼理想中的「明日的社會」也是不會實現的。然而如今的青年，他們往往單知道有社會，而無家庭的觀念；所以父母是可以不必侍奉，妻子是可以不必瞻養，子女更可以不必去教育。換句話說，他們自以爲是已由「家庭人」而進於「社會人」了。因此各種社會活動是必須參加，如果有演說的機會，還得跳上台去叫喊幾句。可是活動的結果，只是一些「失望」「怨恨」「苦悶」「悲哀」種種與期待相反的事實，於是他們又懷疑這現實的社會而去追求那虛無漂渺幻想底樂園；誰知此路又是不通，這樣，連碰了幾回壁，你不要自殺，也得自殺哩。所以忘却了家庭而談改造社會，和離開了民族主義而談世界主義，同樣是很危險的！因此，著者特將「快樂的家庭」一曲，探入劇中，希望由一地的觀衆，推之而全國，而整個民族，大家接受它的感化，重來確定一個新的「人生觀，」這樣，也許不是無益的吧？至於歌詞，係根據文範郵先生所譯，俾於演奏時容易使一般人的了解。

本劇原名「美的勝利，」後又擬改爲「新創世紀，」但是這樣